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身体叙述

林玉蓉¹, 刘立辉²

(1.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重庆市 400032; 2.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市 400715)

摘要:考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典文本, 不难发现其中有众多的身体叙述, 可以归纳为残损的身体、病人的身体、妓女的身体、超越物质现实的理想化的女性身体等四类。这四类身体叙述既与西方哲学、宗教和文学传统有关, 同时也传递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待现代文明的文化政治立场。

关键词:现代主义文学; 身体; 文化与政治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08)03-0174-05

人的身体在西方哲学和文学表述中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存在体, 更容纳了丰富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烙印, 成为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文化符号。当代西方身体理论指出: “身体既是我们自身, 也是他者”; 身体是一个符号学意义上的投射场所, 一个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 罗兰·巴尔特甚至认为身体是操控叙事文学象征域(symbolic field)的“一个唯一物体”^[1]。同时, 身体成为了现代技术进行解构和重新组装的客体, 私密化的身体正日益与现代技术达成一种同构关系^[2]。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反思西方近代理性文化为其文化策略, 将身体看成生命力量的象征, 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对身体在现代文明语境中所遭受的戕害、扭曲、压制深表关切, 以期探索人类的救赎之途。

一、现代文明与身体残损

首先, 现代主义视野下的人类身体是破损的。现代主义作家对以理性主义、物质主义、技术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文明持怀疑甚至反感的态度, 对理性文明的负面效应保持着一份特别的清醒。他们看到, 人许多时候是被自己的造物所控制、所破坏、甚至所毁灭, 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自我毁灭的境地。现代文明最引以自豪的成就应该首推技术文明, 然而, 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技术文明却给人的身体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叙述的战争不仅在精神上摧毁了年轻人的理想, 而且肉体上还毁灭了部分年轻人的生理功能。劳伦斯更是在许多作品中关注现代技术文明对身体的伤害。《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曾因较为直白的性爱描写而

备受争议, 但是, 这部小说也可以看成是对现代技术文明的控诉。查特莱夫人的丈夫怀抱热忱奔赴战场, 但现代战争却让他变成了一个废人, 婚姻名存实亡, 只剩下猜忌和心灵的折磨, 而查特莱夫人与守林人之间也只有肉欲的放纵, 难以找到心灵的相通。可以说, 正是技术文明武装起来的现代战争, 才导致了该小说的婚姻悲剧和爱情悲剧。除长篇之外, 劳伦斯还有一些精美短篇, 以忧伤的笔触反观现代战争对人类身体的摧毁、对人间温情和美好爱情的摧折。《玫瑰园的影子》里面, 现代战争不仅拆散了一对恋人, 而且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战争伤害了男方的神经系统, 过去那个英俊、潇洒、精明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痴呆人, 无法认出眼前的恋人了^[3]。这个短篇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意味深长。花园境界历来是西方文学向往的乌托邦境界, 是和谐的代名词, 众多西方文学经典用花园来象征和谐, 用玫瑰象征爱。劳伦斯深谙花园和玫瑰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内涵, 但却添加了“影子”二字, 将西方文化传统对和谐与爱的向往一举击碎, 小说给人一种恐怖的形象。现代战争是毁灭女主人公理想爱情的罪魁祸首, “影子”自然就与现代技术和现代战争有关了。

劳伦斯反映现代战争对身体进行摧毁和折磨的另一个经典短篇是《肉中刺》。小说以普鲁士为背景, 讲述一次军训给一个年轻士兵带来的心理恐惧^[4]。小说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 现代战争没有将人的身体看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存在体, 而是将之看成“机械物体”, 人的身体只是现代战争机器的一个零件。小说的标题取自《新约·哥林多后书》, 经文中的保罗说, 上帝为了阻止他的自大, 在他的

*收稿日期: 2008-02-20

作者简介: 林玉蓉(1964-), 女, 四川仪陇人, 重庆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讲师, 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通讯作者: 刘立辉,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肉身之中放入了一根刺。解经家们对“肉中刺”的理解似乎从未达成共识,但大多倾向于认为是指“身体病痛”^[5]。“肉中刺”也与耶稣有关,耶稣走向十字架蒙难之前,行刑的士兵为了戏弄耶稣,让他戴上荆棘冠,后来的艺术家们根据这一细节创作绘画作品时,大多将荆棘冠上面的刺进行前景化处理,突出耶稣经历的肉身之苦。劳伦斯本人并不相信基督教,但他对《圣经》文本十分熟悉,通过对《圣经》故事的巧妙用典,移花接木地表达了对现代技术文明的想法。现代技术文明形同撒旦般邪恶,是人身上的肿瘤和病痛,蚕食着人的健康之躯。

其次,现代主义视野下的人类身体是变形和变异的。技术文明对身体的伤害不仅体现在残酷的战争上面,也体现在现代人的日常工作里面。在现代主义作品里,技术文明正以致命的诱惑方式剥夺人的自主性。现代主义作家通过对现代人身体的变形处理,形象地表达了现代人丧失自主性后的处境。卡夫卡《变形记》最为典型,在高度现代化和程序化的现代文明活动中,小职员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的了,而是属于他的工作、他的上司、他的家庭成员,人不再拥有完整的身体,其自主性也随之丧失殆尽。人丢失主体性后,其生存境遇如同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或者植物。这也不难理解卡夫卡为什么要把那位可怜的小职员变形为一只大甲虫,胆小、脆弱,容易受到攻击和伤害。

现代文明是近代理性文明演化的结果,理性是现代文明的显著标志。理性是依靠压抑或者消灭所谓的非理性势力、因素而取得胜利的。福柯认为,疯癫不仅是一种病理学概念,更是一种社会政治机构、意识形态的产物。新古典主义时期,理性独处尊位,人的非理性行为皆被斥为疯癫行为^[6]。以理性自居的现代文明将人的原始力量即所谓的非理性力量,视为异己的“他者”。在理性思维看来,这个异己的“他者”是个可怕的怪物。美国现代派戏剧大师奥尼尔对此洞察秋毫,其《毛猿》一剧形象地反映了人的非理性一面在现代文明中遭遇的悲惨处境。评论界通常认为《毛猿》是“一出象征戏”,杨克可以象征“一种原始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世界前进,也可以破坏那个世界”^{[7]409}。如果说杨克象征了一种原始力量,《毛猿》的着墨点则并不是赞美这种原始力量的创造力,更多的是呈现这种力量被压抑、被扼杀的命运。杨克的身体长得与正常人的身体很不相同,胸脯“毛茸茸的,长臂,力大无穷”,背部佝偻,如同“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7]411}。身体的另类长相暗示了原始力量的陌生感。当杨克所在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千金米德尔小姐看见杨克时,不仅被杨克的长相吓昏了过去,而且她那个“畜生”的尖叫更是意味深长。米德尔小姐的身份表明她身处中产阶级的地位,中产阶级常是理性的代名词。在这个意义上,杨克则是非理性的原始力量的体现者;在理性的凝视下,杨克变形了,成了畜生和怪物。

二、宗教意识与身体叙述

面对现代文明的畸形怪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大体上提出了三个纠正方案:一是通过培育艺术情趣,达到提升现代人精神境界的效果,乔伊斯、叶芝持这种观点;二是回归宗教以达到拯救现代人精神瘫痪的目的,艾略特、福克纳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三是通过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以摆脱物欲对人心的控制,劳伦斯的作品对此进行过深刻探索。具有宗教意识的现代作家秉承了基督教对肉身的看法,以唤醒人类认识自身的恶,为走出精神荒原做好准备。

《圣经·新约》叙述耶稣经常给人治病,确定了神子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人类是病人,身体自然就有问题,人的病因在宗教意义上源自原罪。这种原罪意识延续到了20世纪具有宗教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家那里,笔下人物的身体显露出明显的病态征兆。艾略特《情歌》开始说:“让我们走吧,你和我, / 此时黄昏正朝天铺开 / 像手术台上一个麻醉过去的病人。”^[8]虽然黄昏被隐喻为虽生犹死的病人,但真正的病人是诗歌的说话者普鲁弗洛克本人。后面的诗歌叙述表明,普鲁弗洛克确实得了未老先衰的疾病。他秃顶、手臂和脚腿都十分羸弱,遭到了女士们的嘲笑。他肠胃消化功能不好,害怕吃桃子。他不禁感叹自己“愈发老了”,是卷裤边的时候了。除了生理疾病,他还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胆怯、畏惧、自闭。韩国学者金大泳指出,艾略特早期诗歌人物体现出“自我沉湎、自我质疑”,“神经机能病,多疑症,绝望”等症状,“反映出清教罪人的特点”,表明“无法与上帝形成和谐的关系”^[9]。

艾略特的病人身体意识源于他的新英格兰家庭宗教背景。早期的新英格兰移民大多是英国的清教徒,虽然清教思想涤荡新英格兰只有短短的半个世纪,对美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甚至到18世纪中叶,爱德华兹还进行过清教思想的复兴运动^[10]。艾略特家庭并不信仰清教教义,而是唯一神教义,在耶稣的神性等与清教教义有所出入。艾略特后来摒弃了其家庭所信仰的唯一神教义,其重要原因是唯一神教义过分相信人的行善能力,忽略了对原罪具有现实性的认知。从艾略特皈依英国国教后所写的系列宗教文章中不难看出,他是认同清教教义原罪意识的。病人或者身体有疾病是清教传统对犯有原罪的人的修辞叙述,新英格兰17世纪清教作者沃利在布道中宣称:“我们是一群病人……这个新英格兰确实是病了”,但新英格兰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疾病,也就没有寻找疗法。在另一处,沃利诊断他的同胞得了昏睡症(lethargy),名曰“冰凉的睡眠病”,导致对罪孽和危险的迟钝,因为“信仰死亡了,爱冰凉了,热忱消失了”^{[9]66-67,71,121}。17世纪新英格兰传教士和清教作家丹福斯认为,新英格兰殖民者的成功不是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上帝是妙手回春的医生^[11]。

怀有宗教情感的现代诗人进行身体叙述时,病态身体自然成了最具效力的修辞手段。这贯穿了艾略特重要的诗歌文本。《小老头》的说话者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荒原》题记里的西比尔丧失了预言功能,身体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弱小,成天渴望着死亡;还有那位女相士患了重病,身上的太洛纸牌无法预言新生到来;《荒原》的众多用典都牵涉到谋杀等暴力行为,身体遭受到了损坏。这种身体叙述后来演变为《空心人》里面的现代病人身体,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当然,艾略特对现代人的病态身体还没有彻底绝望。《四个四重奏·东库克村》述说地球是一个大医院,人类是那儿的病人,但那里有耶稣这位外科大夫,有教会这位护士^[12]。

福克纳也有浓厚的清教意识,许多主人公行为怪异,智力有障碍,心理有问题。以《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为例,福克纳本人认为是表现“上帝和撒旦之间的冲突”：“冲突在爱米丽身上。她知道人不应该杀人。她从小受到的训练是你不能有情人。你可以结婚,但不能有情人。她打破了这一传统,包括她的社会所维护的法则。最后他打破了上帝的法则即人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她知道自己错了,这是她一生被毁的原因所在。她没有在杀了一个情人后再去找另一个,把他玩够了之后再杀了他,相反,她一直在赎罪。”^[13]这里的“训练”就是美国南方的清教教育。爱米丽拥有情人和杀人,都是对清教传统的极大挑战和背离,但她所受南方清教传统教育是根深蒂固的,清教教义的罪孽感吞噬着她的心灵,最后只好在赎罪中结束残生。

“赎罪”观念奠定了小说的叙述基调。小说以爱米丽的死亡开始,主要是追溯爱米丽30岁以后的人生片段,最后以处理爱米丽身后事宜结束。这种以死始、以死终的叙述进行方式凸现了身体的物质性、世俗性和死亡性,强化了清教原罪观念对身体的惩罚意识。同时,小说多处描写爱米丽的身体,据伍德沃德编制的爱米丽生命轨迹年表^[14]结合小说文本,其身体叙述部分按时间先后重新梳理,可清晰看到其身体变化过程:30岁前,爱米丽身材苗条;父亲去世后,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头发理短了,看起来像位姑娘,有点像教堂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悲怆肃穆”^[15]^[16];之后,爱米丽恋爱了一年多,受到阻挠,这时是一位瘦小的妇女,出奇地瘦,脸部肌肉很少,眼神冷淡、傲慢;谋杀情人不久,市政委员会的四位成员深夜悄悄到爱米丽家周围撒石灰,爱米丽的身影透过窗户映现出来:“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15]^[14]谋杀情人后,有6个月没有露面,再次出现时已经变胖了,头发变成铁灰色;接下来几年,头发由铁灰进而花白;64岁时,小镇的市政委员会派代表团催促她交税金,此时是“一个小模小样,腰肥体胖的女人……她的身架矮小,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不过是丰满,而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她看起来像长久泡在死

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眼睛“凹陷在一脸隆起的肥肉之中,活像揉在一团生面中的两个小球似的”^[15]^[42-43]。不难看出,爱米丽身体发生急剧变化是在她有了情人,并进而杀死情人的那段时间。之前,深受南方清教传统影响,无任何罪孽,身材苗条,虽经丧父打击,仍显姑娘之相。她拥有情人并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罪孽深重的,身体必然遭受惩罚,这就出现了身体的戏剧性变化。从这种罪与身体之间的变化关系不难推断,小说的身体叙述隐含清教意识。

三、城市文明与妓女身体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多涉及城市,城市是物质文明的集散地,是消费文化的推销者,是欲望停靠和释放的场所。城市在带来丰富的物质消费和享受的同时,也成为藏污纳垢的隐秘场所,滋生了许多糟粕,其中之一就是许多女性身体成为了消费文化的交换物,妓女叙述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景观。以波德莱尔《恶之花》和艾略特的诗歌作品为解读对象,不难发现其中经常活动着妓女的身影。

虽然波德莱尔是19世纪诗人,但他对城市文明丑恶的揭露和鞭挞,使他无愧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在《恶之花》里,“妓院”、“妓女”、“淫荡”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语汇。当然,妓女不过是一种象征体,代表了城市文明生长出来的一个恶性肿瘤,是恶之花的组成部分。波德莱尔笔下的妓女通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吸血鬼的化身》说,风情万种的美女蛇其实是吸血鬼的化身,最终是将诗人拖向死亡的深渊。诗人首先素描了美女蛇的身体:长着“草莓小嘴”,穿着“紧身胸衣”,乳房诱人,玉体“散发着麝香”。虽然美女蛇亲口描述的淫乐之事令人销魂,但说话者(诗人的代言人)最终清楚地看到,美女蛇原来是一具骷髅^[16]^[177-178]。骷髅与死亡有关。根据基督教的死亡观,死亡源自人类的邪恶。虽然波德莱尔并不信仰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但也并未对基督教全盘否定,他对邪恶和死亡之间关系的思考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对好姐妹》以“淫荡与死亡堪称一对好姑娘”开篇,然后用“地狱”、“坟墓”、“棺材”、“黑柏”等死亡意象连缀全诗,突出了淫乐和死亡的必然联系^[16]^[169-170]。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妓女处于社会底层,多是作家同情、赞美的对象。波德莱尔将城市欲望与妓女系为一体,突破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对妓女的同情心情结,妓女成为体现城市欲望的隐喻。艾略特曾坦言,从波德莱尔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将现代大都市的污秽层面转化为现代诗歌经验的可能性^[17]。

艾略特诗歌中也充斥着城市妓女形象,散落着妓女身体的写意画。《情歌》里面,女士们呆在房间里,她们的衣服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她们手臂赤裸,露出茸毛。她们百无聊赖,装腔作势地谈论着米开朗琪罗,也许是等待着客人的到来。普鲁弗罗克想象着她们对他的身体格外关注,传递出她们对客人的选择标准。这些描述无疑暗示了鲜明的

性爱成分,同时也与诗中那些廉价的、供人消遣一晚上的旅馆形成呼应。这些叙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普鲁弗罗克周围女人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妓女般的生活。有学者这样认为,普鲁弗罗克看见周围是“性欲,堕落,邪恶”,“对大城市的庸俗感到恶心”^[18]。《荒原》里面的丽儿、女打字员、波特夫人和她的女儿等,都是现代大都市里的妓女。《荒原》或密或疏地勾画了她们的身体。丽儿由于保持多边形性爱关系,经常堕胎,结果是未老先衰,牙齿残缺不全;波特夫人和女儿身体肮脏,用苏打水洗脚;女打字员思维麻木,身体只是一部无法进行思考的机器,供人发泄兽欲。

如果说波德莱尔笔下的妓女隐喻了城市欲望,艾略特作品中的妓女则表征了城市物质文明导致的信仰缺失。城市意象是西方哲学、宗教学经常涉及的话题,并与人的身体形成类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讨论城邦国家时,就认为理想的城邦国家应该像有德之人的身体,通过实施“公正”等美德,到达“善”的和谐状态;当一个城市没有热爱智慧的人(哲学家)来治理时,这个城市就会沉醉于感官的奢华享受之中,其结果是城市变得病态,如同发热的病人身体^[19]。柏拉图用身体类比构建了两个对立的城市:哲学家的智性之城(健康的身体)、世俗人的感官消费之城(病人的身体)。弗莱指出,“基督教是一种大城市的宗教,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另一个城市”,《新约》文本特别关注城市对人类的意义^[20]。《新约·启示录》(17-18; 21, 2, 9-12)有两座对立的城市(巴比伦和新耶路撒冷),并用了两个女性身体来类比这两座城市。巴比伦是一个大淫妇,世间世俗的国王对她顶礼膜拜;新耶路撒冷城则是上帝的新娘,圣洁且美丽。事实上,《启示录》开启了妓女和无信仰者之间类比的基督教修辞传统。艾略特对现代人缺乏信仰的生命状态十分失望和愤懑,他重新拣起《启示录》的隐喻传统,用妓女这个隐喻表达了他对现代巴比伦无信仰状态的批判。艾略特还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断言波德莱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撒旦崇拜者,而是一位具有基督教情感的愤恨诗人,其诗歌中的堕落女性只是代表人类恶与罪的象征^[21]。按照艾略特的观点,波德莱尔清醒地看到,现代大都市最集中地体现了人的行恶本性和病态生存状态,失去精神维度的人如同动物一样寻找着欲望的释放地,妓女自然就成为了现代大都市的一张名片。

四、文明清算与身体之美

现代文明对身体构成了不能承受的负重,但现代主义作家对身体之美仍然怀生出无限美好遐想,身体叙述成为表达自然之美、艺术之美、宗教之神秘美的修辞手段,以期达到清算现代文明的目的。

劳伦斯有一个十分凄美的短篇小说《菊馨》,描写了一对煤矿夫妇的生活故事。丈夫是一位井下工人,下班后不

直接回家而是到酒吧里酗酒,虽然他知道妻子和孩子们正等待他回家。矿工丈夫醉醺醺地回到家里后,也通常是不清洗被煤渣弄脏的身体就和衣而睡。这一切都让妻子感到生气和失望。一天井下发生塌方事故,丈夫不幸身亡,妻子默默地清洗丈夫的身体。当包裹着亡夫身体那层黑色的煤渣被洗去后,妻子发现丈夫的身体原来是那样秀美:“头发金黄、肌肉丰满、四肢匀称”,身体裸露出来的真实之美“白得像牛奶,清爽得像十二个月大的宝宝”^[22]⁵³。

劳伦斯对死人身体的赞美可以说是别出心裁,也别有用心。煤矿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缩影,以物质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如同黑色的煤炭一样,不仅包裹了人性的本然之美,而且也毁灭了夫妻之间的美好关系。妻子对亡夫身体的清洗,象征着清除现代工业文明的黑色之恶,恢复人的本真之美。活着的身體让现代文明给弄脏了,远离现代文明的死亡尸体却变得真实且美丽起来。妻子仿佛悟到了这个道理:“她感激死亡,死亡恢复了真实。”^[22]⁵⁴人的身体只有在不受理性文明侵袭的情况下,才会展现完美的状态,就像《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那位森林人,其身体在查特莱夫人看来是那样健壮,充满活力和生命,因为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污染。

有些现代主义作家在拒绝现代文明之后,则走向了对艺术审美作用的遐想,认为艺术可以使人超越令人窒息的现实世界。在远古神话传说中,管辖艺术的缪斯是一位女神。现代主义作家对艺术审美功能的想象,也通常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女性,对其身体的叙述体现出一种审美化倾向。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具有较为广泛意义上的代表性。小说的主人公在看透了宗教的虚伪后,决心献身艺术,做一个现时代的迪达勒斯,心甘情愿被艺术这个璀璨夺目的太阳所熔化。对艺术之美的遐想,被投射到一位戏水的姑娘身上。叙述者对姑娘的身材、大腿、胸脯、头发、眼神都进行了叙述:她的身材像“一只奇怪而美丽的海鸟”;“她的细长的光着的腿像白鹤的腿一样纤巧而洁净”;她的大腿“丰满”,洁白的颜色像“象牙”;“外露的裤衩”像“白鹤的羽毛”,细柔而洁白;“她的胸脯也像一只海鸟一样柔和而纤巧,纤巧而柔和得像一只长着深色羽毛的鸽子的胸脯”;她的头发呈“淡黄色”,细长而温柔;她的脸“点缀着令人惊异的人间的美”;她的眼神“十分宁静”^[23]。这里,艺术被幻化为纯洁、超凡脱俗的女神,彰显出艺术审美功能的非世俗特征:艺术成为消解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和苦难性,给人带来新生的精神之维。

同样地,宗教情怀也常常引起现代主义作家对女性身体的神秘遐想,艾略特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艾略特早期诗歌大多描写现代人虽生犹死的生活状态,但其中常有神秘女性的身影。《情歌》结尾处有唱歌的美人鱼。传说中,美人鱼的身体是人身鱼尾。鱼是生命的象征,耶稣曾用鱼

给数人充饥。由此,普鲁弗洛克想象的美人鱼不是引诱水手触礁身亡的罂粟花,而是能唤醒普鲁弗洛克生命意识的玫瑰花,其功能犹如给人新生的宗教。诗人基本没有着墨于美人鱼的身体,但她们的歌声是欢乐的,普鲁弗洛克想象她们的房间布满海草。艾略特常用植物象征生命。到《荒原》的时候,诗人则用风信子姑娘来象征生命。荒原缺水,荒原人虽生犹死,但风信子姑娘的头发上布满雨水,怀中抱着鲜花。水和鲜花自然是鲜活生命的体现。西方有论者提出,如果《荒原》是一个现代版的圣杯故事,风信子姑娘则是传奇故事中的圣杯姑娘^[24]。如果圣杯与信仰有关,圣杯姑娘则是宗教热忱刺激下的身体遐想。这种美好的女性形象后来直接演化为《灰星期三》中的神秘女性。她头戴面纱,身穿白色长袍,携带长笛和提琴,漫步玫瑰园和紫罗兰之中,沉思冥想。同时,诗人通过一系列用典,明确地将这位神秘女性和拯救但丁灵魂的贝雅特丽丝联系起来,暗示这位女性就是拯救诗人灵魂的宗教女神,就是诗人的圣母玛利亚。艾略特将自己的信仰化身为神秘女性,其源头当是中世纪盛行的圣母玛利亚崇拜之风。在给予生命方面,宗教和女性具有相通性。艾略特对宗教意义的女性想象,演绎出诗人给物欲无限膨胀、精神却瘫痪不愈的现代文明开出一剂良方,只有宗教信仰才能带来新生,才能让现代荒原恢复活力。

参考文献:

- [1] Peter Brooks. *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3; 1—27.
- [2] Tim Armstrong. *Modernism, Technology, and the Bod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1—3.
- [3] D H. Lawrence. *The Shadow in Rose Garden*[EB/OL]. <http://ebooks.adelaide.edu.au/l/lawrence/dh/prussian/chapter7.html>, 2007-11-26.
- [4] D H. Lawrence. *The Thorn in the Flesh*[EB/OL]. <http://ebooks.adelaide.edu.au/l/lawrence/dh/prussian/chapter2.html>, 2007-11-26.
- [5] John Barton and John Muddiman. *The Oxford Bible Commentary*[M]. Oxford: Oxford UP, 2001; 1149.
- [6] 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7] 袁可嘉, 等.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A 卷[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6.
- [8] 艾略特· 艾略特诗选[M]. 赵萝蕤, 等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10.
- [9] Dal-Yong Kim. *Puritan Sensibility in T. S. Eliot's Poetry* [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4; 128.
- [10] Perry Miller.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56; 153—166.
- [11] Sacvan Bercovith. *The American Jeremiad*[M]. Madison: The U of Wisconsin P, 1978; 16.
- [12] T S Eliot.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9; 181.
- [13] 魏玉杰. 上帝与撒旦之间的冲突[J]. 国外文学, 1998(4); 64.
- [14] James K. Bowen and R. V. Beets. *American Short Fictions: Readings and Criticism* [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240—241.
- [15] 威廉·福克纳· 福克纳短篇小说集[M]. 陶洁编.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16] 波德莱尔· 恶之花[M]. 杨松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17] T S Eliot.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M]. Lincoln and London; U of Nebraska P, 1991; 126.
- [18] B C Southam. T S. Eliot; 'Prufrock', 'Gerontion', 'Ash Wednesday and Other Shorter Poems. A Case Book [G]. London; Macmillan, 1978; 136.
- [19] 柏拉图· 理想国[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37—70, 293—321.
- [20] Northrop Frye and Jay Macpherson. *Biblical and Classical Myths*[M]. Toronto; U of Toronto P, 2004; 52.
- [21] T S Eliot. *Selected Essays*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0; 371—381.
- [22] 卢敏· 戴维· 劳伦斯作品导读[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 [23] 詹姆斯· 乔伊斯·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M]. 黄雨石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3; 198—199.
- [24] Grover Smith. *T S. Eliot's Poetry and Plays: A Study in Sources and Meaning*[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 of Chicago P, 1974; 7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Body Narrative in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LING Yu-rong¹, LIU Li-hui²

(1.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2,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anon of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body narratives, in which four types of human body can be identified: the hurt body, the sick body, the body of prostitute, and the idealized female body. The narrative of human body not only inherits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but also effectively conveys modernist writer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tances towards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st literature; body; culture and politics